

理性主義 vs. 民族主義



高雄市長韓國瑜此次出訪前往香港、澳門的中聯辦。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看台灣選舉，常覺得像看賽馬，多在議論哪匹馬領先，哪匹馬落後，哪匹馬新加入或退出。不過這次大選卻不只是賽馬，也不是藍綠對決，而是看不見的兩股思潮正面碰撞。

一邊是挑戰者的「理性主義」，另一邊是衛冕者的「民族主義」。用英文說就是 Rationalism vs. Nationalism。賭注之大恐怕也是前所未見，因為牽涉的不只是哪匹馬出線，或政黨輪不輪替，而是台灣的安危存亡。

「台灣民族主義」從李登輝時期就萌芽，只是一直忸怩作態，欲語還休。蔡總統上台後變得較露骨，挑戰她的賴清德更直白。估計選戰越熾烈，越沒有遮掩。

它的核心有感性面與理性面。感性上它堅持「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大部分民進黨人士對「中國人」的排斥心理可說根深柢

固。蔡總統似也從不曾認同這個血緣。深綠出身的柯文哲講「兩岸一家親」，犯了大忌，當然必傾全黨之力撻伐之。

理性上，「台灣」要與「中國」全面切割。不但堅不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一中」、或「一國兩制」，而且政府間也不再接觸，不談判，更不妥協。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的連結要積極弱化，外交與軍事對抗愈加強烈。宣傳上則全面忽視大陸的「機會」成分，只強調它的「威脅」，以凝聚台灣內部抗中意志。

為避免當年陳水扁因躁進而激起的國際反彈，蔡政府表面說「維持現狀」，實際卻像孵小雞一樣，在薄薄蛋殼的掩護下，藉「改革」之名改造台灣權力結構，以待時機成熟時破殼而出，以新的「民族」及「國家」身分亮相。

這個「民族主義」胚胎孕育於蔡總統當年主持的「兩國論」。經過廿年的成長茁壯，它運氣好到恰巧碰到美國把美中關係由「交往」調整為「競爭」（不同於「對抗」），所以蔡政府自以為靠山堅定而充滿自信。但運氣不好的是，它也剛好碰到中共的東亞實力大幅上升，連靠山美國都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果「台灣民族主義」經過明年一月類似「台獨公投」選戰洗禮再獲勝，中共的對台政策將徹底失敗，而習近平在國內必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回顧二〇〇八年大選時馬英九勝券在握，而中共軍力仍略遜美國一籌，北京卻依然動員對台備戰以防民進黨僥倖連任。如今兩強東亞軍力伯仲，美國多個智庫甚至告誡已向北京傾斜，難道北京還願隱忍，再與「台灣民族主義」和平共處四年，並肩跨越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二〇二一年及習近平新任期的二〇二二年？屆時包括軍事威脅的強大大陸冷氣團極可能排山倒海地朝台灣撲來。美中關係當然也走到攤牌關口。

如果此時華府願為台灣付出巨大代價，兩強就會交鋒，而首當其衝的台灣非死即傷。如果美國估計力有未逮，以致口惠而實不至，或出兵卻不耐久留，大陸就可完成世紀性統一大業。如果雙方都不願兵戎相見，透過談判解決。台灣就變成刀砧板上的那塊肉。任何「如果」，台灣都逃不掉幾十年來最大災難。

幸運的是，不願被「台灣民族主義」推進這個絕境的台灣民眾還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理性主義」。它緣於一意孤行的蔡政府只顧精神勝利，完全忽視台灣民眾在經濟與安全上的現實需要。去年九合一選舉顯示，目前主流民意已從「民族主義」，轉向「理性主義」，超越藍綠、政黨、省籍、地域、年齡分野，一切以理性務實為導向。高雄韓國瑜市長就是站在這個浪頭風尖上橫掃全台的。

但「民族主義」仍有強大內聚力與動人感染力。「理性主義」雖暫居主流，但迄今仍較鬆散、抽象、被動。為了落實「理性主義」，除儘早選拔具代表性的候選人外，還要研擬一整套能務實解決問題的政策綱領。而且這套綱領不能像縣市長選舉那樣只處理經濟議題，還要讓台灣民眾在當前詭譎的美中台情勢中感到更安全。

這不是簡單的任務，卻仍是可行的。為了台灣還能繼續「小確幸」，這也是唯一的路。

（蘇起 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2019-03-31 聯合報